

精子銀行的秘密 (一)

Syl James 撰
王 森 譯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沙克萊對人種的看法

報載：臺灣業已出現第一座精子銀行，此一事實勢將引起各方熱烈討論，本刊特請科學家王森先生
 逐譯美國花花公子雜誌委託醫學作家鍾斯訪問諾貝爾得獎人沙克萊博士，暢談黑人低劣論及捐贈超
 級嬰兒精子問題之赤裸坦誠訪問記全文，以饗中外讀者。

編 者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沙克萊
 的黑人低劣論和捐贈「超
 級嬰兒」精子問題的談話——

集體屠殺劣生民族

距今十五年前，威廉沙克萊博士發表「美國黑人劣生論」轟動一時。他認為智力低劣的黑人所生的子女必然低劣，對黑人評估甚低的論點在當時的美國社會起了很大的反應，直到如今還是餘波蕩漾呢！

沙克萊不是專事種族侮辱的三克黨，也非納粹份子；他是諾貝爾獎的得主，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他的主張目前再度掀起了為多數美國人所希望而永遠懷疑的爭論。

每當美國都市發生暴動之後，或是立法當局對種族待遇不公平進行改善時，沙克萊的理論便

會受到嚴肅的討論。一般認為沙氏一九六五年所得的獎是諾貝爾物理獎（他對電晶體的發明有了重大的貢獻），何必要對遺傳問題那樣地認真。科學界人士談到沙克萊的時候，總認為他是一個「狂人科學家」，因此他的思想得不到一般公平的衡論。

沙氏一度想在史丹佛大學開講「劣生學」課程，但因風評不佳沒有開成，並引起三位教授聯名發表聲明說：「沙克萊所提議的基本上似乎是一種集體屠殺的政策。此事不僅黑人不願聽，即其他天資不惡，不論膚色如何的人也不願聽他的那一套。」美國國家科學院也發表聲明說：「沙克萊博士的提議是基於一種非常簡單的種族、智力和人類素質的意念而來的。那是不值得科學家集體討論的問題，那根本是對某類人種的惡意的評估。」

一九六九年瓊森博士對於沙克萊的劣生理論根據學術的觀點和統計上的支持而提出了意見，那時金恩博士和羅勃甘迺迪已被刺，那位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很天真的偉大社會計劃領袖的雷登詹森已由尼克森取而代之了。要不是因為沙克萊的大名過於惹人注目的話，按照當時美國的情況，在某些事例中人們是會聽他的。

這位胸懷着複雜的導電性質到遺傳繁殖問題、滿腹經綸的沙博士是一九一〇年在倫敦誕生的。他於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曾在麻省理工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三六到五四年這一時期他在貝爾實驗所服務。在服務最後的一年，他同同事巴登和布萊登等科學家發現了電晶體的原理。兩年以後電晶體的重要性才獲得公開的承認。因為他榮獲了諾貝爾獎，所以從一九五八年起，到六〇年止他被推舉擔任了兩年沙克萊電晶

體公司總裁的職務。其後他便逐漸地轉移研究目標於這種全新而引起爭論的大問題方面來了。

他自獲得瓊森博士在哈佛大學「教育評論」上發表的一篇極具權威性的文章以及自己爾後不斷研究的支持以後，便確認黑人兒童二級（抽象）推理的能力要比白人兒童為差。就整體來說，黑人的智商測驗也比白人低十五點。沙克萊曾旅行美國東西兩岸，在各大學宣傳他的劣生學理論。他在布魯克林工藝學院和他教過多年書的史丹福大學常常遭遇到一些滿懷敵意的學生們喝倒彩。一九七二年他在史丹福申請開辦劣生學遭到拒絕的理由是他不是一個合格的遺傳學家。這是他受到的一次相當大的打擊。

花花公子記者訪問

沙克萊在電子和電氣工程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尊敬。他曾獲頒電氣及電子工程師學會的榮譽獎章和獎金壹萬元。不過該會却附帶聲明，對沙氏劣生學的觀點不能苟同。該會前理事長蘇朗在會訊上說：「沙克萊博士在本世紀對電子方面曾提供過極大的衝擊，然而吾人對沙氏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却無法苟同和寄予同情。」

花花公子雜誌把訪問沙克萊的難題委請科學及醫學作家鍾斯去辦。正好這位鍾大作家對沙克萊早就有了興趣，很尷尬的是鍾斯也是黑人。以下是鍾斯的報告：

我第一次去訪問沙克萊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是受到「現代醫學」雜誌的委托。我從電話中把他找到了，準備安排同他見面。但是他很為難。

因為過去許多記者對他所發表的言論大都是斷章取義或者竟至誤解，所以他對記者印象不佳。沙克萊把他同我在電話中的談話用錄音機記錄下來了。有一天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常常在晚飯時和太太分析這些電話錄音的內容。他認為很多記者不夠資格談他的理論，不接受訪問。因此在那一次我打電話請求見面以前，我曾把他所發表的理論和別人對他的批評事先作了一番研究。

他對於我能對他有所了解覺得難得。不過他要求我對他的理論再加探討，並能在電話中答覆他一連串的問題，然後才能談到安排見面的事。但是這些問題又絕大多數是屬於沙氏為支持其理論而設計的一些統計上的數字分析。他在電話中考驗了我幾個禮拜以後終於同意我有資格和他見面。

但是問題還多的是。他要瞭解我個人的背景資料。他問我在何處出生，在何處入學。家裏都有些什麼人等等。在他問我這些問題很久以前，很多記者都說他是個怪人。因此也就絕了這個訪問的念頭。我本來也想免了，不過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我。那就是他從來沒有問起我是黑人還是白人，或者提到任何種族主義者的問題。因此，我是黑人他全不知道。我因想同他見面所以就沒有向他直說。一九七四年十月，我終於達到了我的目的了。

那天我同一位白人攝影記者到史大去訪問他的時候，他本能地同他（白人）握手。說：「鍾先生，你好！」豈知他是弄錯了。情形弄得很難堪。那顯然是因為我的黑皮膚而使他驚奇。從而

他便堅持要再考問我一下。

因為瞬間的刺激，他便編造了一個有關他那早就被人遺忘的劣生學部份的原理。想不到我居然能給他一個圓滿的解釋。結果，他已毫無選擇的餘地便答應接談。

諾貝爾獎主捐精子

標準問題是「精子銀行」朝那個方向走？那不是希特勒早就試驗過的嗎？

從那一天起他便認為我是證明他所相信的黑人低劣說中的一項例外。我受了「花花公子」的委託而與沙氏先後面談了三次。一次在他家裏，一次在史大，一次在明尼安波利斯。第二次會面前沙克萊打電話給我，適我外出。他留言要同我談話，我回家後便同他通話，但是沒有人接。隔了一天他又參加另一次的新冒險了。

一九七七年他為了應優生學家葛拉漢博士之請而向新成立的赫爾曼莫勒精子銀行捐獻了精子。到了一九八〇年他才把這事向洛杉磯時報發表了。在發表的前一天他曾向我徵詢是否能以發表的意見。曼徹斯特工會領袖報發行人威廉羅布是他的知交，勸他把這事發表；他的律師却勸他不必；甚至葛拉漢也認為把諾貝爾得獎人的大名同精子扯上關係而傳播萬里是不大妥當的。不過此刻沙氏本人却急於要想世人獲知此一消息。

新聞媒體對沙氏的透露反應非常冷淡。但他却堅持着消息儘可照發不誤，與他並無所損。原來他的目的是想藉此召開一次「人類素質問題」研討會的。

各位在看這篇訪問記時請注意下列幾點：

一、從歷史上看，一般而論黑人的智商要較白人低十五點，然而沙氏所得的證據則與此不符。蓋他認為用智商測驗來衡量一個人的天賦智力還沒得到一般的同意。

二、沙氏相信那十五點的差異主要是黑人在遺傳上的基本低劣性。這倒不論其國籍為如何。

三、批評沙氏的人則說，他是為了他的種族主義者和政治的理由，同時他乃是最近才與科學的種族主義者拉上關係的。以故他是一個曲解科學者。

四、沙氏主張智商低的個人應對整個社會平均智商的降低負責。這種現象他乃稱之為「劣生的威脅」為了對抗這種威脅，於是沙氏乃提議鼓勵「志願停止生育獎金計劃」作為人們的思想訓練（即解決辦法）。其詳情請見以下的錄音談話。

鍾：沙博士，今年二月間你會向世界透露你參加了葛拉漢博士的諾貝爾得獎人精子銀行活動，你也向該行捐獻了精子，並且也公開承認有這回事。新聞媒體對於你的介入此事既感震撼又覺得是荒唐之至。那末就讓我們來談談這個問題好吧？

沙：我可以先提出幾個標準問題嗎？

鍾：當然可以。

沙：標準問題是：「精子銀行要向那個方向走？」「製造『超級人種』的目的何在？」和「此事是否希特勒早就試過的？」以及「你把精子捐給誰？」和其他類似的問題。

鍾：讓我們把這些問題拉回頭並且談談我們自己的問題。你是怎樣牽扯到「超級嬰兒」實驗的這個問題上來的？

沙：我並不稱它是「超級嬰兒」實驗，同時我也反對你作這樣的稱呼。

鍾：那不是我們造出來的名詞。那是美國每一家報紙都是這樣稱呼的。

沙：那顯然是誤解了我參加葛拉漢博士計劃的目的。

鍾：那末你把精子捐獻給葛拉漢的精子銀行的目的何在？

沙：讓我把問題弄清。我並沒有捐獻。我只是響應葛的請求。一九六五年我對美國人口品質可能低落下去經過一番深切地憂慮後賤名便見了報章雜誌。隔不久久在一九六六年我便和葛拉漢有了初次的接談。葛氏在當時便發動了一項諾貝爾得獎人向擬議中的精子銀行捐獻精子的展望運動。實際上我捐獻精子的機會是在十二年以後的事。我在一九六五年也遇到了一對早已有決心的夫婦。他倆為着要改進孩子們可能的素質而想找一位高度合格的精子捐獻人。在我看來他倆作這種尋求精子捐獻的獨立決定倒是稀有的事。

三名女性應徵受精

鍾：那不是一種不自然的方法嗎？

沙：我同意這種構想是不自然的。不過他們的理由是可以站住腳的。那個男人態度倒還謙虛，使人所發生的印象也沒有什麼，但是你越聽他往下說去你就越覺得他言之成理。他說：「我也

不希望給孩子做每一件事。我只是想教導他去認識社會的價值，並且關愛他。同時我也要他（她）在一生中會獲得最大可能的機會。如果有人願對我的孩子提供比我所能提供的更大的成功，那末我對安排捐獻人的事便無所疑懼了。」這人所說的話倒還不無見地。

鍾：可能如此，但你必得承認那是少數人的意見。

沙：若認為少數人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就歉難同意。我確信因為你是一個黑人作家所以你本人便有一些疑懼。即連當年愛因斯坦也有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疑懼呢！

鍾：讓我們再回頭談談這整個的事是如何開始的。我們想瞭解你怎麼會將諸如把你的精子捐給精子銀行去的一類問題提出來的。你是同葛拉漢小酌談天時提出來的或者在其他的機會裏提出來的呢？

沙：這並不真正是一種新的構想。葛拉漢早就同馬克斯主義的遺傳學家赫爾曼莫勒有了連繫。這是莫勒很久以前就提出來的一種構想。實際上我對此事並不知道它的來龍去脈。葛拉漢比我清楚得多。

鍾：莫勒提議時一般的反應如何？

沙：莫勒惹來了很多的責難。他試列了一張他認為最宜於做捐獻人的表。這張表裏面所列的人其後看起來是很難以引人注意的。因此他在策略上便犯了錯誤。

鍾：都是些什麼人？

沙：我已經忘記了。他有沒有把馬克斯、列

寧或其他人等列進去，我不清楚。

鍾：給葛拉漢沾上了是不是因為他認識莫勒的關係？像這種問題是與他本行無關的，他怎麼會有興趣？

沙：葛拉漢對人類素質低落的興趣最少要從六十年代說起。因為在那個年代他曾經寫了一本名為「人類之將來」的書。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經過和貴族階級之大批被消滅曾有研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敢說法國目前知識潛力比革命前為小。不過這僅僅是與葛氏若干研究有關而已。但是無論如何他過去有一個時期曾鼓勵更多天份高的人多生孩子。我們所談的是這些問題，但是我所關心的劣生問題却引起了他的情緒反應。我也知道他有一項精子銀行的計劃。因此在該行成立時，我對於我所作的「決定」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就我的回憶，這事是在一九七七年發生的。

大體說來孟薩會員除了智商測驗點

數很高以外其餘就沒有什麼好稱道的了

鍾：其他諾貝爾得獎者有多少人向該行捐贈過精子？

沙：據我所知另外還有兩位。該行一共有五個人捐贈精子。其中兩人我不知其詳——但是他們是因葛拉漢的關係而捐贈的，我並未查問。

鍾：照報紙上的新聞有三個女人已經受了精。那些女人是怎樣選的？

沙：葛拉漢一向在孟薩會主辦的刊物上徵求婦女。該會是由一羣智商最高的人所組成的。不過我同葛都認為該會會員不是最理想的一羣。

倆都有一個共同概念，那就是說，大體而言孟薩會員除了智商測驗點數很高以外其餘就沒有什麼好稱道的了。

鍾：那是不是你所追求的呢？智商高是不是表示智力高？

沙：葛拉漢是在尋求有創造性的人。

鍾：創造性的人？諾貝爾得獎者的捐贈人不是嗎？還有藝術家、作家或演藝家不是嗎？

沙：就創造性觀點來說諾貝爾得獎人是遠比智商高的人要出色些。當然，前者在兩方面都是出色的，但是他們在創造性方面所表現的是更為出色些。

鍾：我們稍等一會再談創造性吧！我要請問的就是，你會否注意到新的證據暗示，做父親的年齡超過了三十五歲——不只像從前所認為專門指做母親的——可以造成較高的生育缺點，諸如先天愚或唐氏併發症等？

是否成孕不得而知

沙：在精子銀行這個故事揭露後我曾從一位

記者口中第一次聽到那種事。我有一個泌尿科醫生的朋友檢查過那位求治者的參考資料，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以後我曾聽到很多與唐氏併發症和先天愚等有關的可能問題。那種問題在女子懷孕的最早期用羊膜穿刺術來鑑定並作適當的墮胎處理就解決了。

鍾：你說你的醫生朋友在他的參考資料中沒有發現任何跡象嗎？我們在英國年鑑的「人類遺傳」那一節裏發現到下面一段的引證：「近年細

胞發生的證據已顯示從父系染色體的不分離中可以引起也許甚至是大量的三倍體的染色體二十一（唐氏併發症）。那證據是這些父系不分離的事例中常常發生在年齡超過三十五歲的男人身上的。」你認為在你年屆七十歲的時候把你的精子捐獻出來替別人製造一個孩子以前不應該對這些事做些更多的研究嗎？

沙：不。我早已相信葛拉漢博士曾經和那些向他作過良好建議的醫學專家接觸過了。因此認為這是我可以轉請合格專家去負的責任。一個人不能負所有的責任。此外，你提出的這個問題，表示你對葛拉漢的計劃為何物的完全無知。參予他這個計劃的人沒有一個是心智遲鈍的。參予的人必須要有很高的智商。同時，如果你的智商高，那末無論如何你就不是一個笨人。

鍾：我不是在問你參予人是否心智遲鈍——你顯然就不是。因為你年齡的關係，我是在問關於你對於造成唐氏併發症的可能遺傳問題。

沙：唐氏併發症是沒有遺傳基因的。

鍾：這點我們是知道的。再者，有些人，即連你也在內易罹造成併發症的遺傳故障。那有可

能嗎？

沙：（有點困擾和挑釁的樣子）三倍體染色體是什麼意思？

鍾：意思是說有三個愛克斯染色體而不是兩個。染色體通常是成對的。那另外一個愛克斯就會造成併發症。

沙：對的。

鍾：我的要點是，在某些事例中那另外一個

愛克斯是由父親造成的。而通常男人總是過了三十五歲的。爲什麼那種可能性與你無關？

沙：已有一種趨向，就是父親的「不分離」是因年齡增加而增加的。不過關於這件事你所謂的倒並沒有什麼特別。你說那是很可能超過了三十五歲。有多少更多的可能嗎？可能有兩倍嗎？

鍾：我們不能確定。但是我們也不是把精子捐給那個精子銀行去的。

沙：但是，如果你還要問這一類問題的話，那末你就應該已經做了一番研究來查查看這些問題是否在文獻上有了答案是不是？

鍾：你沒有說到問題的本體上來。事實是缺少有些研究人員認爲年齡過了四十五歲以後造成那個另外染色體的趨勢確是減緩了。我們之所以緊盯着這一個問題是因為像以你的地位而對此沒有加以研究是很難令人置信的。

沙：在這一方面另外有一個因素。精子在經過液化氮處理後便較未處理的效果爲佳。這種處理使精子不能活動，所以可作無限期的存儲。據研究，在經過這種液化氮的特別處理以後無效精子或自發的流產便減少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三十五年跟踪調查

鍾：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精子是怎樣捐獻的。請告訴我你是怎樣做的。

沙：一個男人一生不手淫就不算正常。這也是標準方法之一。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所以還準備了一些特製保險套。這類保險套是不含硫磺。因爲普通橡皮保險套裏面有殺死精蟲的硫磺。

鍾：好吧！我們現在來談談創造性和智力的問題。它們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還有什麼爲社會上所需要的有效特質呢！比如說，直覺、體力和誠實？而這些與智商的高低有什麼關係呢？

沙：高品質的人類特質與智商之間是有其明確而有力的相互關聯的。高智商的兒童擁有像誠實、對誘惑的抗拒、在測驗中不作弊以及體能等特質。如與同時的一般兒童相比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顯然差異。這也並不是說智商是生來必須的最佳特質。不過我不知道此外還有什麼其他非常有力的相關特質。還有一些精子銀行可以供你指定髮色、膚色和身高。不知道你有沒有捐贈人教育程度或智商的資料。不過我對你所提到的其他特質並不反對。在選取高智商時你可以把其他特質放在一邊。

鍾：你的偏見顯然是對着智識份子而發的。是不是？

沙：有很多好的特質才能造成一個良好的社會。同時如果我們能把這些特質予以隔離並且證明它們是遺傳的，那末爲了這些價值而去選擇不是很好嗎。爲了達到那一目標而成立專門化的精子銀行也許是很能吸引人的。但是你顯然是無法做到太專門化的。比如說，人們不能建立起一家企圖挑選有成爲著名高僧傾向者的精子銀行。假定特質顯示是可以遺傳的，那末它本身可能在遺傳因子池裏已被消滅掉了。

鍾：你對創造力怎樣解釋？

沙：諾貝爾委員會基本的工作就是在尋求最近對人類有最大利益的發現和發明。因此，如你

從這一方面加以查考你便可以發現創造力可能就是創造和貢獻出的一些新而有價值的事物。諾貝爾的科學得獎人當然是會符合這些標準的。

鍾：那三位已受精的女人現在怎麼樣了？

沙：我上次同葛拉漢講話時這些女子是否受了孕還不得而知。

鍾：新聞報導說這些女人將在今年內生產。

沙：我也看到過這類報章的新聞。我不知道他們是根據什麼事實的。

鍾：可能最少有一個女人是會受精的。我們在這兒假定你就算是一個做父親的吧！你知道那個母親是誰？

沙：這種安排葛拉漢對兩邊的事都很清楚。但是不管這兩邊的任何一邊都不知道對方的事。

鍾：這種情形會給嬰兒產生若干心理的問題嗎？

沙：也許可能。不過我認爲那頂多也不過是收養問題而已。但是我也認爲這個孩子對事情會產生一種比普通孩子更客觀的看法。再者，從另一方面說，我們並沒有製造超級人種的企圖。我願在這裏指出，在我答應把我的姓名和此一實驗發生關係以前我再強調我們是無意製造超級人種的。但是我完全同意葛拉漢製造更聰明，更具生產性和創造性的人的目標。我並繼續強調我的目的是在減低那可能發展成爲智商分配最低的人類不幸。我又強調下面兩種對人類素質發生影響的區別。那就是葛拉漢的積極優生學和我所強調的反劣生學。

鍾：如果在這一觀念後面的遺傳理論真能行

得通的話，那末我們不就可以只要看看諾貝爾得獎人所包裝造出來的孩子就能判斷其成功與否嗎？

沙：對的。早在二十年代特爾曼便對此作了一次有名的研究了。他在加州各學校裏挑選了一千名智商分配最高的孩子。然後他把這一羣所謂天才兒童作了為期三十五年的跟踪調查。到了期末這些兒童早已長大成人而又生下了二千六百個孩子。特爾曼的計劃可以對其中一千五百個孩子加以智商測驗。這些孩子的「中間智商」約為一三五。我把它畫了一張圖，顯示那是非常符合一般人口正常分配的智商模式。這一千五百名兒童中沒有一個可以列入遺傳心智遲鈍之列的。

智慧精子反應不佳

鍾：你自己的孩子怎樣呢？他們是怎樣培養的呢？

沙：就我的智能來說，孩子們比我就差多了，我太太在學術造詣上比我差。三個孩子有兩個是大學畢業的。我的女兒是萊德克立夫大學畢業。小兒子畢業於史丹福。他是學物理的，成績平平，後來也勉強得了個博士學位。大兒子在大學肄業中途退學。

鍾：你常常與孩子們見面？

沙：不常見面。

鍾：他們知道你的活動？

沙：在我們所談問題的範圍內我女兒所知道我的活動也許要多些。兒子只是在報紙上看到我的活動。

鍾：你的智商如何？

沙：不知道。

鍾：你一向就不知道？

沙：我在十歲時特爾曼曾給我做了一次研究天才兒童的智商測驗。當時的智商是一三〇。

鍾：你原來還經過過他的天才兒童研究呀！

沙：因為我的智商不高，他並未對我繼續研究下去。特爾曼錯過了兩個諾貝爾得獎人；一個是我，一個是奧瓦茲。我們都受過他的研究計劃的測驗的。

鍾：那末特爾曼的智商測驗研究是想以怎樣的人為對象？

沙：我想大概是一三五以上。我懷疑我現在的智商也許比較高，但是我沒有做測驗。

鍾：智商是因年齡而改進？

沙：這種事例是有的。聽說愛因斯坦幼年在學校成績並不好，他成人後智商如何我不清楚，不過如果不非常之高的話那就要使我吃驚了。

鍾：你孩子的智商如何？

沙：已不清楚了。

鍾：那你雙親的智商？

沙：特爾曼曾測過我母親。大概是一五〇。

鍾：我們回頭再談談葛拉漢的造人實驗好吧？

如果對於這種優生學的效果得不到更多的瞭解，那末又有什麼價值？

沙：我認為真正的實驗應是屬於社會學的。

同時這種實驗也因諾貝爾得獎人精子銀行成立的宣傳而加快了速度。

鍾：現在有了反應了。你覺得有點不該一試

嗎？

沙：本人毫不介意。我國知識界已經有了一項重要事實的明確證明。這事實就是黑暗時代的獨斷主義阻得了對人類本質問題的客觀性。

鍾：黑暗時代的獨斷主義嗎？這話相當嚴重！

沙：這個主義的證據是從因為報界對於精子銀行問題訪問一些科學家所得的消息而發現的。這些報導所暗示的是情緒判斷而不是理性判斷。包括諾貝爾得獎人在內的一些科學家，他們用諸如超越事理、非常愚笨的生物學上的胡鬧、荒唐、為倫理道德所不許等字眼來斥責葛拉漢的計劃。

鍾：諾貝爾得獎人的天賦智力是否很高？

沙：我想這些報導是在暗示接受精子的人可能受到欺騙而在想這回天才嬰兒是篤定的了。有一個報導暗示說，孩子的心智天賦會完全不受父親心力的影響。這就是獨斷主義對科學的壓倒勝利。

鍾：是的。報界對於「智慧精子」整個觀念的一般反應是不佳的。專欄作家說你是在吹牛。我們不懂。你打算製造超級嬰兒是在自我吹牛揚名世界嗎？

沙：這種批評要引起兩個問題來。我先說吹牛。有一天某處請我去演講。因為主辦人沒有向我提起「超人」的問題，我首先就向他道歉，然後上了講台，身體轉了一週，打了一躬，忽地自己解釋起來說：「所謂「超人」云者，就是超人再加二十磅。」